

友誼⑩。

總之，國協的成員來自各大洲，屬於人類每一主要的種族，而且在經濟和政治發展上處於大不相同的水準，幾乎沒有一件事能夠得到全體的同意，在大多數問題上他們均持有互相衝突的意見，但是他們都願意保持聯繫，這就是國協能夠繼續存在的最重要理由。

(九月二十四日完稿)

註① Walter Darnell Jacobs & Harold Zink: *Modern Gov't* 美亞台灣11版，一九六九年，頁二二七。

註② Ottawa, Aug. 1, 1973 (AP)。

註③ 部份禁試條約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首次簽署於莫斯科，迄今已有包括美、英、蘇在內的一百零六國簽署，法國和共匪則尚未簽署。

# 毛共「十大」問題的綜合研析

王卜珊

註④ Ottawa, Aug. 3, 1973 (UPI)。

註⑤ Ottawa. Aug. 12, 1973 (Kyodo-Reuters)。

註⑥ London, Aug. 11, 1973 (UPI)。

註⑦ Commonwealth Conference, The Japan Times, Aug. 20, 1973, editorial.

註⑧ Commonwealth's New Friendship, by Colin Legum, The Daily Star, Aug. 17, 1973 (OFNS)。

註⑨ The Times, Aug. 11, 1973。

註⑩ The Commonwealth's Future, The Japan Times, July 31, 1973, editorial.

毛共準備召開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大」)是近半年來，有些非正式的透露。觀察家們，也認為毛共當前的處境，無論從內部的鬥爭情況說，從國際的發展形勢說，召開一次黨或政權方面的重要會議，透過這種會議形式，來解決若干難題，是有必要的。特別是共產黨的特性，主張一黨專政，黨決定一切，從黨的會議中，約略可以了解它的現在和未來。毛共目前強調「一元化的領導」，實際上也就是黨的領導。近半年來，外電所傳，有毛共即將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人大」)之說，是不足採信的。因為如不先召開黨的「十大」，政權方面的「人大」似較少可能。所以對一般大陸問題素有研究的人士，是十分注意毛共召開「十大」的動向。

共黨另一個特性，是秘密與詭詐。毛共尤其如此。「十大」的召開，有些「烟幕」透露，但到了真正會議開幕時，却以「秘密」方式進行。論者有

謂今天毛共並非「地下黨」，似無必要開秘密會議，毛共「七大」「八大」是以公開方式進行的。但是「文革」以後的「九大」是在半秘密方式進行，而「十大」則是全面封鎖，全面保密狀態下進行。這自然與毛共內部鬥爭情勢有關。

據毛共本年八月二十九日發布公報說，「十大」已于八月二十四日至廿八日在北平舉行。會議為期五天。議程是：一、周匪恩來作政治報告；二、王匪洪文作修改黨章報告并提出黨章草案；三、選舉匪黨第十屆中央委員。廿八日大會照本宣科地通過了上項文件，并當場選出了匪黨一九五名中委，和二四名候補中委。

這份「公報」又透露大會已把林彪、陳伯達兩匪定罪了。「公報」說：「大會憤怒地聲討了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全體代表堅決擁護中共中央的決議，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的黨籍。永遠開除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國民黨反共份子，托派、叛徒、

特務、修正主義陳伯達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這份「公報」說明了，毛共的「十大」是在中共歷史上，醞釀最久而開會最短的一次。同時草草收場，使問題簡化，以維護毛匪獨裁權力而已。

至于林陳兩匪的定罪，是意料中事。毛共批鬥林陳兩匪思想理論，是近三年來的熱潮。自一九七一年八月林彪死後，毛共發動「批修整風」運動。實際是「批林」「整幹」，以削弱林系人物勢力為主。三年來，毛匪在「整幹」方面，把林系人物在職權上予以剷除，調離，已有若干成就。但在思想理論上的批判，却始終混淆、模糊、糾纏不清。原因是林彪到底是一個武夫，并無太多著述，雖在軍事方面有些經驗之談，可以為今天毛共打手們，找到漏洞與缺點，加以駁斥，至于關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般性的理論，林彪并無獨立見解，且有許多是拾毛匪牙慧的東西，如予批判，正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雖然如此，毛共打手們，總要挖一些出來，作為靶子，因此，批判林彪的「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動的天才論」，「權力至上論」，「幹部任用三條標準」……等，一一出籠，但究有多少說服力，實在大成問題。據毛共地方報刊不斷透露，批林整風，羣衆出現十分厭倦和迷惘心理。所謂「一口氣思想」「差不多思想」「路線鬥爭不可知論」，都有強烈反映。毛共應有所警覺，這樣批下去，再不會有太多結果的。

另一現象三年來，批鬥林彪，却始终停止在隱名批判的階段。毛共大費筆墨，此人呼之欲出，只是把他列入「劉少奇一伙」而已。推其原因，是林彪的罪名罪行，尚未在黨正式定案，正如批判劉少奇初期，他和「赫魯雪夫一伙」一樣。只是林彪當年批鬥劉鄧，是一員文攻武衛的大將，現在却做了赫、劉的嫡傳弟子，恐非林彪所能意料的吧。

現在毛共開了「十大」把林彪正式定罪定案。他從「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一變而為「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這種文字或語言的強烈對照，毛匪今後還能取信于羣衆取信于黨員嗎？

至于說到陳伯達，誰都知道，陳匪多年以來為毛匪的貼身祕書，毛匪有些理論著作，他是捉刀人。然今天陳匪除了是一個「假馬克斯主義者」外，還是「國民黨的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者。這些罪名，

毛共自然有權加上，但毛共無法把陳匪寫在白紙上的黑字，一筆塗掉，這些「遺毒」，毛澤東自己能脫落得乾乾淨淨嗎？羣衆就如此健忘嗎？

陳匪是「國民黨份子」，是「托派」，是「特務」，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三十年，毛澤東也昏睡了三十年。這個「偉大英明的領袖」，其「偉大英明」在那裏？羣衆不無疑問嗎？

毛共現在還在一再強調「文革的偉大勝利」，而陳匪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小組長」，是文革的大頭頭，應該論功行賞，現在毛共却自己證明，這個「偉大勝利」，竟是「托派」和「特務」主持的，毛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任何詭辯，能自圓其說嗎？

毛共由于權力的鬥爭，已經是鬼迷心竅，厚黑到底，現在總算經過「十大」，而把「叛徒」定罪了，在毛匪個人說也許如釋重負，輕快了些；但對匪黨組織說，真是墮落到只剩下羣爭食角力的野獸。

## 二

毛共「十大」秘劇上演，形式上也改組了黨中央。「九大」黨中央的改組，是鬥劉鄧的結局；「十大」的改組，是鬥林陳的結局，用意與方式，都是一樣的。

黨中央的改組，當然還是要偽裝民主，出于一種「反復協商」以後的選舉。由于這些選舉人，并非逐級投票產生，它的本身，就是非民主的。在「九大」開會時，已取消了中共這一傳統。「十大」情況更爲複雜，自更不可能進行逐級選舉了。所以這些代表們的「代表」性，實值懷疑。到了中央開會時，它既無「個人意見」，也無「組織意見」，只是到會畫諾而已。毛共今天所謂「協商」而後「選舉」，事實上「協商」是聽候中央的指示，安排「選舉」是一種必須的「舞台動作」。從這個角度觀察毛共「十大」所產生出來的「新中央」的組成人物，「竟是誰家之天下」，可以思過半矣。

毛共今天「黨中央」，是從「九大」蛻變而來。「九大」的中委一百七十人，除老幹部四十九人以及少數「文化科學幹部」，「少數民族幹部」而外，百分之七十左右，都是「毛林司令部」旗下的人物。今天「十大」，中委一百九十五人，保留了原有「九大」中委一二三人，多爲毛、江派及地方具有實力的幹部。新增加的七十三人，其中除被「解放」的老幹部二十二

外，全是新人，全是爲江派提拔出來的。候補中委二四名中，有五十以上的人名，過去是從不見經傳的，想來也是江派袖中的新人，準備接班的。總之，今天「十大」的黨中央，把林系人物排除出去了，把老幹部孤立了，真正得勢的是毛江一派了。

其次，說到中委會閉會以後，執行工作的政治局。它由委員二十一人，候補委員四人組成。其中江派人物有十二人，即江青、王洪文、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李德生、張春橋、姚文元、吳桂賢、倪志福等，此外再加上江派外圍康生、葉劍英共計十四人，超過半數，已可縱橫議事了。至劉伯承、朱德、董必武，老病不堪，久不問事。許世友、陳錫聯、賽福鼎，地方負責幹部，不常駐北平。蘇振華，一度是被「解放」幹部，能保全首領，已是大幸，還能有所建白嗎？剩下的周恩來、李先念、韋國清三人，是真正能任事的老幹部了。

政治局的常委九人，除毛匪外，王洪文、李德生、張春橋，是江派人物，康生、葉劍英是江派外圍，朱德、董必武老朽無用。周匪恩來，如有作爲，也顯得勢孤力弱。

從這些資料分析，毛共黨中央的組織安排，是具有陰謀的。是想做成「清一色」的毛江派。現在不妨引用毛匪一句「語錄」：「事物總是從相反的方向發展，它是不隨人的意志所轉移的」。毛共內部的鬥爭，決不以「十大」爲「停止符」。況且「十大」的「政治報告」「修改黨章的報告」，已提供若干線索，若干暗示了。

### 三

毛共「十大」的議程之一，是「政治報告」。這份報告，分爲三大部份，文長一萬一千餘言。爲了行文方便，依次提出論述。

第一部份，關於「九大」路線問題，毛共一再強調「九大」路線正確，認爲「『九大』根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學說，總結了歷史經驗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鮮經驗，批判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再次肯定了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同時說明「『九大』的政治報告，是毛××親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

革命，認爲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這是劉少奇、陳伯達塞進八大決議中的國內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修正主義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

從這二段文字看，毛共繼「九大」以後，所強調的繼續革命，繼續搞黨內階級鬥爭，而反對「發展生產」。所謂「繼續革命學說」，還是用它本身的文字語言作註釋吧：它說：

「在半個世紀中，我們黨經歷了十次重大的路線鬥爭。林彪反黨集團的垮台，並不是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結束。國內外敵人都懂得，堡壘最容易從內部奪取。由混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出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比地主、資本家親自出馬要好得多。

「……就是將來階級消滅了，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矛盾，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之間矛盾，仍然存在；反映這些矛盾的先進和落後，正確和錯誤兩條路線的鬥爭，仍然會存在。何況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着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反映這些矛盾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將長期存在，還會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還會出現林彪，還會出王明、劉少奇、彭德懷、高崗這一類人物，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

這種黨內的鬥爭，恐怕要和毛澤東的權力存亡共始終。

第二部份，關於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勝利。從這段文字中，說明林彪并不接受毛共的「教育」與「挽救」，大搞「五一七工程紀要」，大搞「革命武裝政變」。因而走上「粉身碎骨」道路。而且「林彪這個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在我們黨內不是經營了十幾年，而是幾十年」。……「隨着『革命』的繼續發展，林彪這一類當權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再也隱藏不住要跑出來同無產階級較量，也就宣告了他的總暴露，總破產」。

林彪死黨另一情況，毛共指出他們「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他們發動武裝政變目的，就是「要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從根本上改變匪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

，「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原來林彪也是「資產階級」經營了幾十年的野心家、陰謀家，和劉少奇一樣，但他們都有近四十年的黨齡，都做過毛澤東口頭上或黨章上的「接班人」。一旦由于權力的鬥爭，毛澤東立即轉口他們都是叛徒、內奸和賣國賊了。這對於中共新老幹部，能不寒心嗎？

毛共所謂「路線鬥爭」，誰都知道，這是毛澤東一貫剷除異己，保護權力，整人鬥人的藉口。林彪附和毛匪，大門劉鄩之時，路線正確；林彪反毛，大搞政變時，那就路線錯誤，等于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暴君思想的翻版。毛匪之所謂「路線」也者，其誰信之？

第三部份，關於形勢和任務。用較多文字，分析美蘇問題。首先強調「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緩和是暫時的表面的現象，大亂還將繼續下去，這種大亂，對人民來說，是好事不是壞事。它亂了敵人，分化了敵人，喚醒了人民，鍛鍊了人民，推動國際形勢進一步朝着有利于人民，而不利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方向發展」。

又說：「今天，主要是美蘇兩個超級核大國爭霸，他們天天喊裁軍，實際上是天天在擴軍。他們既爭奪又勾結，勾結是爲了更大的爭奪。爭奪是絕對的，長期的，勾結是相對的暫時的。宣布歐洲年，召開歐安會，表明他們爭奪的戰略重點在歐洲。西方總想推動蘇修向東，把這股禍水引向中國，西方無戰事就好」。「美蘇爭霸，已受第三世界的強烈抵抗，引起日本和西歐國家的不滿，而處於『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對美蘇兩國當前國勢的論定，它說：「美帝國主義從侵朝戰爭失敗以後，就開始走下坡路，它公開承認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從越南撤退。蘇聯修正主義統治集團從赫魯雪夫到勃列日涅夫這二十年來已經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爲一個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它對內，復辟資本主義，實行法西斯專政，奴役各民族人民，使政治、經濟、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它對外，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陳兵中國邊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諾賣國集團，鎮壓波蘭工人造反，干涉埃及，專家被趕，肢解巴基斯坦，在許多亞非國家，進行顛覆活動，深刻地暴露出它新沙皇的醜惡面孔和它的反動本質」。

但是毛共對美蘇之間的「妥協」，和它對美日之間的「妥協」，又立意地找理論根據。它說：「在這裏，我們應當指出，需要把蘇修、美帝的勾結

、妥協，同革命的國家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必要的妥協區別開來」。認爲前一種是列寧所謂的「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爲的是要入伙分贓」。後一種則是列寧所謂的「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爲的是減少強盜所能加于的禍害，以便後來容易捕獲和槍斃強盜」。

于是，毛共強調在當前形勢之下，它必需在國際上「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加強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民族的團結，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特別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在國內「堅持毛匪『備戰、備荒，爲人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教導，對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突然襲擊，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準備」。

在這段文字中，毛共的陰謀詭計，似有若干自我暴露，自由世界是應該有所警覺的。

#### 四

毛共修改「黨章」，是「十大」的任務之一。誰都知道「九大」所訂出來的黨章，如此粗略，且極具彈性，便于弄權，是一份徹頭徹尾成就毛澤東組織毛家黨，專政獨裁的黨章。爲世界輿論所譏笑，爲羣衆所反對。但這份黨章，把林彪確定爲毛匪接班人，注入黨章之內。今日林彪已成爲「叛徒」「賣國賊」了，而且成爲「死靈魂」了，自應在黨章上抹除掉。所以「十大」是必定要修改黨章的。

毛共在「九大」開會，修改「八大」的黨章，并無「報告」，只是把「草案」通過了事。這次「十大」修改黨章，又恢復「報告」一項。由王匪洪文担任。這份報告，約計四千三百餘字，內容大多是和「政治報告」相呼應的，沒有太多特別地方。而表現在新黨章上的，倒有些特點，不妨以黨章爲研析的中心，看今後毛共的做法。

「十大」黨章的精神面貌，還是維持「九大」的原版。還是六章十二條，還是這樣簡略而具彈性。因而測知毛澤東在黨內的獨裁權力，是不變的。

第一、「十大」黨章在「總綱」上有關於「黨的性質，思想指導，基本綱要，基本路線」，文字略有變動，意義不變。捧毛澤東思想一些肉麻的話，已刪除。以林彪爲接班人一段話，也刪去。現在強調的文化大革命意義

，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并指出「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加入了「三要三不要」的毛語錄，「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接班人」。

第二、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新加入「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霸權主義」。

第三、強調「黨各級領導機關，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

第四、強調「國家機關，羣衆組織，都必須接受黨的一元化領導」。

第五、批判了「說不服就壓，壓不服就抓」的錯誤做法，新黨章內，註入「決不允許壓制批評，打擊報復」。

王匪洪文在修改黨章報告裏，除了對新黨章若干內容，加以闡述外，頗令人費思索的，是有關「反潮流」的一段文字。他說「毛××指出：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職，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于反潮流」。不過「反潮流」的精神面貌如何，具體實踐如何，却沒有註入黨章之內。

周匪恩來，在政治報告中，也有一段類似的話，「當一種錯誤傾向像潮水般湧來的時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頭皮頂住……毛××就是在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堅持正確路線」。

這又好像在鼓動「造反」，預作理論根據。一個共產黨員，是講求現實利害的，當某種政治運動進入高潮時，他絕不敢「反潮流」的。現在毛共提出這樣一個「新原則」，大陸的政治暗流中，是否正在醞釀某一「高潮」，所以毛匪于事前不憚費詞的提出這些不着邊際的「警告」，以爲伏筆。

## 五

或謂，毛共爲何在此際出演「十大」這幕秘劇？理由有三：

(一)「批林整風」運動，初步告一段落。林陳兩匪罪名，必須定案，黨章必須修改。

(二)「十大」開過以後，將以全力籌開「人大」，正式改組政權機構，正式取銷劉少奇國家主席名位。

(三)黨、政兩方面「全國性」的會議開過以後，以示毛共內部鞏固、穩定，更有利于大搞國際統戰工作。

從「十大」的整個活動內容與資料，加以觀察，不難指出下列答案：

## 毛共「十大」問題的綜合研析

(一)毛匪已取銷「個人」爲接班人構想與制度，以防止篡位爭權的陰謀改變，以保全獨裁者首領至于死亡。

(二)毛匪銳意培養「文革派」——江青派爲接班人，提拔年青人進入黨中央，握有較高黨權。

(三)毛匪十分強調「一元化領導」，也即是黨的領導。無論工、農、商、學、兵、政、黨七個方面，黨領導一切，不是平行的。有了黨，就有了一切，轉變「槍指揮黨」的局面。

(四)毛共強調「老、中、青三結合的組織原則」，其重心當在「青年」不在「老年」。

(五)毛匪也頗擔心這些接班人，是否就可「接班」到手？他并不諱言，還有鬥爭。

(六)「鬥爭的中心，仍然是政權問題」，文革派是否以握有黨權爲已足，如否，今後鬥爭的矛頭，應指向政權方面了。

(七)毛共對外政策路線，仍以「三反」爲基礎，在「第三世界」範疇內，仍會積極煽風點火，困擾美蘇。

(八)毛共極少談內部政策，只有一些抓革命，促生產以及「總路線」的濫調。

六十二年九月廿日脫稿于中壢

## 中共的文藝整風

王章陵先生著，全書計二六四面，二十四開本平裝一冊，舉凡中共摧殘文藝，迫害文藝工作者之罪行，無不羅列概括，并以文學與藝術尺度，予以批判。售價每本新台幣陸拾元整。

請向台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十四號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組或以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四三六號洽購。